

「民生门」老宅的黯沉青砖，凝视一个家族的绵延，王爷、强盗、公主、官员、平民，谁真活着，苦活着，瞎活着……

青砖眼

王江／著



作家出版社

「民生门」老宅的黯淡青砖，凝视一个家族的绵延，王爷、强盗、公主、官员、平民，谁真活着，苦活着，瞎活着……

青砖眼

王江／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砖眼/王江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4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96 - 2

I. 青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0485 号

青 砖 眼

作 者: 王 江

责任编辑: 钱 英

装帧设计: 李学海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182 千

印张: 8

插页: 1

版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96 - 2

定价: 2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黑子 / 1

刘颖欣 / 7

刘丁 / 13

乔清儒 / 24

刘颖欣 / 34

马奎 / 40

黑子 / 46

刘颖欣 / 54

刘丁 / 58

乔清儒 / 66

马奎 / 72

刘丁 / 78

黑子 / 86

刘丁 / 91

刘颖欣 / 98

马奎 / 103

乔清儒 / 108

刘丁 / 114
黑子 / 122
刘颖欣 / 128
马奎 / 136
乔清儒 / 140
刘丁 / 145
黑子 / 153
刘颖欣 / 158
马奎 / 164
乔清儒 / 168
刘丁 / 173
黑子 / 181
刘颖欣 / 185

马奎 / 190
乔清儒 / 195
刘丁 / 200
黑子 / 211
刘颖欣 / 217
马奎 / 224
刘丁 / 227
贾桂贤 / 230
黑子 / 232
刘颖欣 / 234
马奎 / 237
后记 / 241

黑 子

讨厌的三月，天上扣个大锅盖，闷闷的。

下午，我放学回到家。院子外，拆房子的铁锤噗、咣地砸，震得我脑袋大。一群虫子飞进我耳朵眼儿，嗡嗡，嗡嗡死命地叫，有根绣花针在那儿扎，疼沿太阳穴往上走，麻酥酥的冷顺着筋爬上头皮。我脑袋涨大了一圈，胸也憋气，忙放下书包跑出门去。

我跑到路边。嘀，嘀嘀，远处的大汽车按喇叭，轰隆隆从我身边驶过，奔远方去了。我穿过马路，风吹草声，荡来清爽，不远的河哗啦啦，哗啦啦地流。草地凹凸不平，我深一脚、浅一脚走到河边。我蹲下身，抚摸它光洁的背，凉水滑过指尖，它悠悠地唱，轻快地走。

姥姥说，世上的河水不走，是人走。我不信。我说：“水水，你别慌走，陪陪我，好吗？”它哗哗地笑，浪花瓣我手上。“你呀，真是个小淘气。”啪，我打水一巴掌，它还笑。

“喂，小瞎子。”孩子王朱胖子在远处喊，嘹嘹嘹，他领几个孩子快跑过来，嘴呼呼地喘。

“臭胖子，谁瞎啦？”我瞪他。你懂什么？我生活在明亮的世



界，我可以看见红，看见绿，看见天，我手一指，说：“这边是草，前面是河，我啥都看得清。”

“你眼力真好！就会翻白眼。这是几？”朱胖子问。

有东西在晃，我猜：“是一，对了吧？”他们几个人一起哄笑，哈哈，是一，眼力真好，呵呵呵，好大的一。很闹，我讨厌听，斜脸鄙视这群小傻子。

“一个屁！是二，你这头瞎驴。”他狠狠骂道。

“瞧笨得像头猪。”

“你这瞎狗崽，骂谁？”

“你是肥猪。”我小声嘟囔。

“臭瞎子，你家都是癞皮狗。”

“谁赖皮？”

“你，就是你。”他揪住我领口，来回推搡，我两手来回抓，用手指甲挖他脸。

“反了你，揍，揍扁他个小瞎驴。”他说完，几个人一哄而上，雨点般的拳头落我身上，我鼻子挨两拳，酸疼。我脚下一滑，跌进水里，水浸入我裤裆，顺屁股沟往上爬，凉飕飕的，不由呜呜哭起来。他们叫着“癞皮狗，狗赖皮”跑远了。

我爬上岸，风吹进湿衣裳，冷，我两胳膊抱得紧紧的，上下牙直打战，嘴又腥又咸，天像糨糊，黏叽叽粘在眼前。

我冷颤颤，抹着鼻子回了家。

“又打架了？没见过流鼻血的男人，真丧门星。”咚，舅舅放下茶杯说。

姥姥沙沙走过来，一把抱起我，纸卷塞进我鼻孔，说：“黑子乖，不哭，谁欺负你了？”我趴她肩上哽咽，上气不接下气，

话堵在嗓子眼儿。姥姥拍拍我的背，安慰道，“不哭，乖孩子，好了，不哭。”她嘴吐出的气，有股油菜花味儿，我搂紧她脖子。

“你长大了，姥姥抱不动，去换衣服吧，别感冒了。”姥姥放下我。

我穿过走廊，闻到股潮湿的腐味，凉风透进湿裤子，我不由打个寒战。一只老鼠蹿过，凉爪子触到我的光脚面，我惊一下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我摸到柜子跟前，脱下湿漉漉的衣裳，拿毛巾擦干身子，换上干净的衣服。趿拉、趿拉，舅舅穿拖鞋跟过来，假惺惺地问：“他妈谁欺负你了？”

我牙咬得紧紧的，就是不说。舅舅从小讨厌我，我恨他，冲他翻白眼。啪，他一巴掌打我屁股上，说，“一条养不熟的狗。”

我知道，你们都瞧不起我。可我能干，姥姥常夸我有出息，比谁都强。猪头叫我赖皮，是因为不搬家。我喜欢住这儿，这里离小河近，院里有凉亭，有树，竹林边还有我盖的小房子。我常帮姥姥买盐、酱油，出门右拐，走三十五步，还有奶油冰棒吃，换新地方，我不会习惯的。

我回堂屋，坐小板凳上，屁股仍有点疼。我摸着熟悉的字，念道：“鹅、鹅、鹅，曲项向天歌……”叮当、叮当的拆房子声，我只间歇听到自己的声音。

晚饭桌上，姥姥给我碗里夹菜，让我多吃点，早长成男子汉，再不受人欺负。“你这野种，眼瞎还成天惹事。”舅舅说。

姥姥生气了，骂他没规矩，成天瞎混。咚，舅舅撂下饭碗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房早晚让人扒了，都撵大街上去。”他脚步声消失在院子里。姥姥叹口气，说：“孽子。”

我问姥姥：“为什么舅舅老说我野种？”

她说：“野种有什么不好？狮子老虎都是野种，山大王，威



风着呢！你说鸡啊、鸭啊、猪啊，长大就被杀，牛生来挨鞭子，受不完的罪，家养的东西跟你舅舅一样，没出息。”她哒、哒地捻佛珠，又开始念经，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^①……”

妈妈快回来了，我要问她，我到底是不是野种？

礼拜六，妈妈从香港出差回来，跟乔清儒叔叔在房间聊天。他是研究生，住邻居，在市文管所工作，跟妈妈很熟，妈妈吁吁地倒水沏茶。我啃着妈妈带回的瑞士巧克力，浓香在舌尖转悠，顾不上跟他们说话。

“颖欣，你怎么黑了？”乔叔叔的茶杯轻轻地放桌上问。

“尖沙咀，大法院，九龙，天天在街上转，能不黑嘛。”

“健康，健康，怪我不会说话。香港是购物天堂，买回什么好东西？”

“一条金项链，周大福的。”我听见妈妈开盒子的声音。

“真漂亮，挂脖子上才好看呢。”他把东西挂我脖子上，凉丝丝的，我胸脯不由挺了挺。

“瞧你这小鸡胸，越挂越丑。”妈妈说着把项链摘去。

“颖欣，戴上让我瞧瞧，一定很美。”

“嗯？瞧你。”咔，盒子关上了。

“嗨，我又说错话了。”哒，哒，他走去窗边，哧，哧，他手在窗框摸，啪，啪，他巴掌拍了拍，又说，“可惜，太可惜。”

“早拆早清静，老房子，招白蚁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市里以房地产，还是以旅游为导向，分两派。”

“咳，各部门争利益打破头，提它干什么？”

① 见《金刚经》，一切所有的相状，都是虚幻的。

“给旅游派提供炮弹呀。我正写篇论文，叫《我国古建筑文化遗产与现代城市的文明冲突》，我要摸清这民生门大宅的变迁，想办法保住它。”

“能保住？”

“当然，噢，也许，尽力而为吧。”咚，他把什么东西放在桌上，问妈妈，“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嗯？破瓦片。”

“没眼力，是汉瓦当，在院子里捡的，上面有饕餮纹，是古代贪婪的食神。”

“噢，难怪长这么丑。”

“我想问问，这房子什么时候建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老人从没说过。”

“好吧，我先去档案馆查查。”

我一直听他俩啰嗦，猛然想起一件事，抢着说：“妈妈，舅舅为什么老叫我野种？”耳边一阵风，啪，妈妈一巴掌扇过来，我树叶般倒地上，脸火辣辣的。妈妈狠狠训我一句，我耳朵眼儿塞团棉花，只听见嗡声。

我躺在地上，两脚来回踢，揉眼睛哭诉：“我不是野种，就不是野种，我要爸爸嘛。”

晚上，妈妈叫我洗澡，我躲进衣橱。里面狭小，热的呼气反吹到我脸上，很闷。

吱啦，柜门开了，妈妈揪耳朵，拎我出来，疼得我哎哟、哎哟直叫。她说：“瞧你的小花猫脸，一点不讲卫生。”她扒下我的衣裤，啪，屁股在响声中疼痛。我脱光衣服，手捂住小鸡鸡，有点儿难为情。我脚刚沾水，烫得一下缩回来，头皮一紧，身子

一抖。哗，妈妈加瓢凉水，把我放进盆里，热水浇我头上，汗毛孔张开，风一吹，凉气丝丝往里钻，我手赶紧往身上浇水。妈妈抹洗头液，我眼蜇得疼，拿毛巾使劲擦，洗澡真受罪。

我洗完澡，钻进冰冷的被子，渗进窗的晚风，夹裹星星的寒，我脚脚暖不热。妈妈坐桌前，键盘噼里啪啦响，如烧竹子的哗啵声，在我耳边爆裂。

我悄悄溜下床，爬到妈妈腿上，手臂缠住她的腰。她身上热热的，软软的，真舒服。我喜欢触摸，摸到的真实让人依赖，我闻到酒的气味。妈妈说：“瞧，你手都冻成冰了。”她抱起我塞进被子，亲亲我的额头，说，“乖乖，听话，睡吧。”我被子蒙头，不久便睡着了。

阴湿的山坡上，一个面色苍白的长发男人，远远地望我，他黑风衣裹着山风，飘洒向前走。我想跑，脚钉在那儿，一动不能动。他走近了，目光犀利地盯住我。我惊恐极了，光脚在小路上飞奔，冷风顺喉咙往下灌，一股松针味，扎扎的。

身后，他哈哈地狂笑，说：“这臭小子，脚比眼强多了。”



刘颖欣

夜，伸展柔美的肢体，章鱼般将我缠绕。

长城千红在杯中摇荡，我与千里之外的人对饮，酒精吞噬了孤寂，胃灼热地燃烧，头鱼脑冻般战栗，生出莫名的冲动。我点击键盘，电脑显示，拜拜，结束这次网聊。情绪仍难平复，我感到浓稠的黏液流淌。儿子的呼吸声，唤起我生命的记忆。

那时，我上广州中大法律系。一次学院联欢中，他长发飘逸，主动向我邀请。他舞步洒脱，我不知所措地旋转、踩脚，他耐心地数一二三四，我的脚步不再零乱。舞后，我方知他叫李逸豪，他读电子系，善绘画，高我一届。后来，我陪他去番禺莲花山写生，铅笔轻轻走动，小桥流水跃然纸上。晚上酒后，我去他房间，他说，古采石场的亮丽风景，少了个古典丽人，你当我的模特吧。窗帘徐徐关上，我犹豫地打开。

毕业后，我分到广州法院工作。他在名山大川中找寻灵感，一有空，我去陪他。西湖之夜，羊毫痒痒游向我躯体，凉丝丝的水彩与敏感的神神经愉快交融，少女的羞涩变成大胆地张望，一束并蒂莲挺立饱满的乳房，摇曳的荷叶下，稀疏的水草，春心在小溪中汨汨作响……



“我们结婚吧！”一抹晨曦在他话语中灿烂。

结婚旅游，我俩登上黄山，峰峦点头，青松迎客。咔嚓，他在北海铁链上加把铜锁，钥匙抛向深深的山谷，我俩亲密地拥抱亲吻，串串金黄的同心结，将爱化为永恒。早上，红太阳懒洋洋蹦出地平线，绚丽，炫目。他遥指天都峰，对我说：“如今世界的网络，比它还高大，雄伟，壮观。”

婚后三个月，为圆他的电子梦，他登上去美国的航班，进哈佛大学深造。他一甩长发抛去晶莹的泪，眼光闪烁爱的炽热。之后，我焦灼得无所适从，电话铃伴着我怦怦的心跳，他浑厚的嗓音是我最大安慰，他自信地说：“在美国，比尔·盖茨没什么了不起。”

当我呕吐的酸水流向他耳边，他欣喜地问：“我要当爸爸啦？”随着电话的日渐稀疏，我阵痛发作，分娩将痛苦延伸。孩子生有蠢笨的眼神，生命跃动地疏离，映入眼帘是离婚证的惨绿，我独自咽下酸楚的果，无奈地抱儿子回老家，弱根只能在这儿维系。

夜深了，人影淡去，平静如水。

早上，我穿过几家住户，推开沉重的大红门，腰间七颗铜鼓钉，反光照人影，如古人的铜镜。门匾深褐色木板上，民生门暗红的字已模糊，檐角的几个瓦当不知去向。墙上刺眼的白拆字，嗖、嗖、嗖冒寒气。

离院子几百米处，几座高楼挺立，楼顶竖着影山花苑的招牌。旁边残墙碎瓦中，两台黄色挖掘机静静卧在那儿，坦克般虎视眈眈，随时准备攻陷这最后的城堡，空气中溢出金属的气息。

我一上班，同事杨圆圆长发掩去半边脸，笑盈盈地赞美：

“庭长，去趟香港，成大美人了，用SK-II面膜了吧？”

我从手提包里掏出两盒SK-II，递给她：“你也苗条多了，瞧，腮帮子都凹下去了，再用上面膜，像瓷娃娃，准一堆粉丝。”

“谢谢你，欣姐，我脸哪儿凹下去了？”她拿出小镜子，端详胖嘟嘟的圆脸。

办公桌上又摆了几份卷宗，我翻了翻，三份土地纠纷，一份经济合同案。出差前，征地的农民围住市政府，不服法院判决，要增加补偿。这年月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，拆迁官司也与日俱增，法官个个忙得一塌糊涂，礼拜天还加班加点。这次去香港参观，是对去年司法系统先进工作者的奖励。香港司法独立，法官的判决来自英国建立的法律制度。香港法院的褐色墙面，让我嗅到鸦片的硝烟味儿。

“欣姐，香港的名牌比大陆便宜多了，回头让我也去趟香港吧？”杨圆圆说话像开水壶，咝溜溜冒蒸气。

“机会有的是，你好好争取吧！”我有口无心地说，低头翻看卷宗，拆迁案中的马奎，是什么人？

下班，我推开院门，清幽幽的竹香袭扰过来。

儿子手持竹枪，在院子噤、噤、噤大喊练刺杀。我吼道：“小黑子，快放下，你还嫌惹的事少哇！”

他竹枪扛肩上，挺胸昂头，咧开嘴，露着小虎牙，得意地说：“舅舅让练的。”我扭脸见弟弟刘丁板寸头，一身绿军装，脚踩在长凳上，刺啦、刺啦锯竹子，脚边一堆绿竹，凉亭边的竹林东倒西歪。我说：“刘丁，你又搞破坏呀？”

他手拿竹竿，刀削出竹尖，说：“拆迁户，早晚糟蹋的料。”咚咚咚，他在凳上磕削好的竹枪，碎末撒一地。儿子站他腿边，

像忠诚的卫士。

“还嫌不够乱的，黑子，你也配去打仗？”我说。在雄健的弟弟身边，他像根歪七扭八的乌树桩。

“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。”弟弟低声说一句，儿子高声学一句。

母亲端一簸箕绿豆走出房门，她用筷子拣，一颗颗坏绿豆当啷掉进碗里，一只苍蝇飞她面前，她一筷子夹住，说：“你有种。”

儿子跑过去，尖声应：“姥姥，我有种！我有种！”

晚饭桌上，刘丁兴致勃勃讲述他的战略战术：“先发动群众，武装群众，让院子里的人都团结起来，重兵把守，组织巡逻队天天巡逻，那就什么都不怕了。”

“就你能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”我讥讽道。

“别争了，菩萨保佑，安静点好不好？”母亲说完，我不吱声了。她永远护着弟弟。

“当今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军事上的胜利，是谈判桌上的最好筹码，黑子，你说对不对？”刘丁得意地晃着大脑袋。

“对对，不获全胜，绝不收兵，嗝，嗝，嗝。”儿子挥起胳膊响应，叫饭噎住，伸长细细脖颈，像只学打鸣的小公鸡。

第二天，我晨练慢跑。弟弟脚蹬皮靴，身穿迷彩服，率领一群高矮不齐的男孩肩扛竹枪，在围墙外跑步。刚下过雨，滑溜不平的黄泥地，不时有人滑倒，但都立即爬起，跟上队伍。黑子也跌倒了，坐泥里抹眼泪，我跑去拽起他。

刘丁随行进节奏大喊：“谁哭谁不是男人！”儿子撇撇嘴，甩开我的手，迅速追上队伍，说：“我不哭，我是男人。”大家同声喊：“我们是男人！”随后，一二三四的口号此起彼伏，声



色雄壮。

张大爷的孙女玉秀也尾随他们，刘丁命令道：“你给我出列，回家洗衣服去。”

“我不！”她口气很坚定。

“男人扛枪，女人做饭。”刘丁的口号得到齐声骄傲的回答。

“臭当兵的，扎什么当官的架子？”她反驳道。齐溜溜短发的她无奈走出队列，可含情的目光，依然醉心于对军事领袖的崇拜。

下午上班，刘丁的电话打断我审案思考。他气喘地说：“不好啦，黑子的竹枪戳进朱胖子屁股里了。”

我快步走进急诊室，来苏水的味儿让我晕眩。

朱胖子趴在病床上，他妈怀抱他的头，眼瞪着我，说：“你们法官有什么了不起？就知道欺负老百姓。”

我埋头削好苹果，递给朱胖子，他刚啃一口就叫：“他娘的，牙一用劲，屁股疼得要命。”他妈眼斜下巴双，一把抢过苹果，狠狠扔在地上，白果滚成灰球。

护士扒下他的裤子，白胖屁股上红红的一块圆，血从四周渗出。护士用酒精棉球清理伤口，他咬牙坚持：“我是男孩，不哭。”手背在眼上抹一把，泪已流下眼眶。护士缝合完，粘好纱布，交代：“小男人，不许乱动。”

“我的屁股痛掉了，啞、啞。”他趴在妈妈粗腿上眯眼睛吸气。护士将针扎进他手背，嗷，嗷，杀猪般叫声起了。吊瓶液体一滴、一滴往下掉，仿佛注入我体内，沉重的坠胀感。

事情起因是朱胖子想参加队伍，刘丁不许，他父亲担任华建房地产公司老总，明摆着是奸细。黑子趁其不备发动突袭，一枪

见血。朱胖子扎伤一小时后，警察带走弟弟。第二天，派出所来人收缴了竹枪，放他出来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弟弟掂个酒瓶，醉醺醺晃进门。弟弟复员后，分到酒厂当维修工。为打开销路，厂里将上亿资金投到中央电视台做广告，孟府家酿卖火了，假酒也跟着畅旺，人们口味一转，酒厂只好拉成车的酒去顶广告费，他的酒瘾随酒厂倒闭日渐高涨。我告诉他：“朱总的方秘书说，拆迁费从一千二涨到一千三了。”

“这算什么？要敲得他心痛。”眼冒血丝的刘丁嘴对酒瓶，咕咚，咕咚，把二锅头灌进嘴，麻木望着窗外。这是他的机会，死也不撒手的宝贵机会。

母亲骂道：“你浑不浑，成天就知道喝喝喝。”他又灌两口，随手把酒瓶往地上一摔，砰，碎玻璃四溅，说：“我就喝，你怎么着。”说着往后一倒，瘫在床上。刺鼻的酒味儿蹿上来，我忙捂住鼻子。妈妈替他盖被，打扫污秽。

我打心眼里瞧不起呼呼大睡的弟弟。这出名的江湖混混。下岗后，工地、公司、饭店、工厂，啥都干过，天天想发大财，什么也干不长，最后，光荣当上啃老族。

家的祖屋在城边上，原来不受重视，现在建新区，成了风水宝地，谁都来抢。弟弟借保房，母亲的钱流进他荷包，又流向酒瓶，变成黄黄的尿液，臊气熏人。

